

补白人生是 稀缺珍藏版

一代英才

诸葛亮

彭广智 弘涛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彭广智

现年70岁，农民出身，高中毕业，汉族，中共党员，干部，曾任基层领导多年，行政、农业、工业、文化、电脑教育等都干过，经验丰富，工作勤奋认真，做什么深究什么，干一行爱一行，入门快，干练精，而且从小酷爱读书，酷爱诗书画等文化艺术，不打倒砂锅，不做出成绩，绝不罢休。著有戏剧《诸葛亮娶亲》，短篇小说《赵彦南山请寿》、《豆叶子惹的祸》、《刘虎上岗》，散文《愿景 奋进 成功——记泥猴张》，词《沁园春·赞》，和长篇小说《先贤端木子贡》等。其中，所编戏剧《诸葛亮娶亲》，在豫剧舞台上演有1100多场，1996年荣获省市编剧三等奖。



弘涛

现年38岁，汉族，大专文化，IT专业，中共党员，干部，记者，写有多篇纪实性文章，如《书记的风采》、《乡长的二三事》、《打工仔》等，并通过摄像、采编、剪辑多种现代手段和技法，制作有《县委书记下乡专辑》、《电力电业公司采访录》等具有影响力的影视作品。其中，还将戏剧豫剧版的《诸葛亮娶亲》搬上了电视荧屏。

题写书名：著名作家、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河南省文联主席何南丁

一代英才请留亮

李亚

上部
琅琊少年

彭广智 彭洪涛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士，有生之年仅五十又四岁，后半生军政业绩昭著，辉煌于世，不言而喻。可是，他的前半生却鲜为人知。少年时，机灵英俊，但学业不成，打工、斗财主、蹲监狱……睿智的他协同牢友，与恶势力巧周旋，借郡太守庆寿之机，制造出能飞的龙灯，终究逃出冤狱。后辗转他乡，奔豫章，经夏口，至荆襄，赴南阳，居隆中，克困克难，磨砺智慧，刻苦攻读，躬耕南阳，历经多多磨难，璞玉浑金成器，为世人注目。时任丞相的奸雄曹操为了一本《太公兵符》，曾企图谋杀他，然当得知他智慧超群，就与成就霸业的枭雄刘备竞相敬请，要他下山辅佐。风流洒脱的他最终甩掉了曹操地尾追，并在二十八岁上择得意中佳丽，于新婚的大喜日子，携夫人随同前往相贺的刘备出山，辅佐汉室。刘备知人善任，不管谁个反对，随任命他为军师，全权负责对三军的指挥。为抵御操兵南袭，年青的他初出茅芦，运筹帷幄，在博望坡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出师大捷。从此，“诸葛亮”名扬华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代英才诸葛亮/彭广智，彭洪涛著—郑州：海燕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350-4627-7

I. ①—… II. ①彭… ②彭… III. ①小说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6382 号

责任编辑：朱立东
责任校对：齐 笑
责任发行：马小军

出版发行：海燕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邮编：450002)

发行热线：0371-6573452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郑州中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6 开

印 张：32.5 印张

字 数：50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5.00 元



目录

链接开启

大雨滂沱 洞天扑朔 / 001

链接一：金样玉样身 依旧没福人

相关链接01 天降地生 克死娘亲的星 / 005

相关链接02 嗷嗷待哺 淘气非常 / 010

相关链接03 父亲续弦 儿女认母 / 015

相关链接04 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 / 021

相关链接05 骗了壮士 骗不过头顶青天 / 026

相关链接06 爱玩贪玩 孩们本性 / 032

相关链接07 打破砂锅 理论到底 / 038

相关链接08 说服伙伴 读书学习 / 043

链接二：磨难一叠叠 世事迫人杰

相关链接01 好好学习 报效国家 / 050

相关链接02 令还鸡蛋 惹怒父亲 / 055

相关链接03 鞭笞之下 笃劝依然 / 060

相关链接04 家师弄诡 趁空学艺 / 067

相关链接 05 发现端倪 跟踪孔二圣 / 072

相关链接 06 呵护祖业 痛斗“忌人发” / 077

相关链接 07 除却后患 整治多嘴驴 / 084

相关链接 08 诉说真情 断送了爹爹性命 / 089

链接三：觅活入冤狱 大智脱牢笼

相关链接01 抓字碰命 外出打工 / 096

相关链接02 当羊倌儿 河畔结识新朋友 / 100

相关链接03 垒八阵图 军汉们望而却步 / 105

相关链接04 狭路仇人 针尖对麦芒 / 113

相关链接05 故友相逢 两相解难排忧 / 118

相关链接06 以牙还牙 由是坐班房 / 124

相关链接07 公堂遭诬 据理对簿 / 129

相关链接08 冤狱取乐 元宵节夜戏狱卒 / 135

相关链接09 太守过寿 将计就计 / 140

相关链接10 为逃冤狱 齐心合力造龙灯 / 146

相关链接11 戏耍太守 百多难友出牢笼 / 151

链接四：无奈赴豫章 好景不长

相关链接01 惜别家乡 赴猖獗豫章 / 159

相关链接02 察审查用 胜券在握 / 164

相关链接 03 盗除贼平 为度春荒谋对策 /170

相关链接 04 多措赈灾 提议大街募捐 /175

相关链接 05 太守挥毫,书童回府当说客 /180

相关链接 06 甜言蜜语 气跑都邮 /186

链接五:茫茫求生路 寻故奔荆襄

相关链接01 奔走荆襄 忆往事悲喜交加 /192

相关链接02 歇息客栈 雪上加霜犹天陷 /197

相关链接03 走进襄阳 只身斗跑官老爷 /203

相关链接04 首府寻故 反目成仇 /208

相关链接05 聆听教诲 好男儿志在四方 /213

链接六:宛城逢知己 隐居南阳地

相关链接01 水路人宛 卧龙岗瞻仰圣景 /221

相关链接02 结识邓氏 躬耕南阳 /225

相关链接03 开挖古井 卧龙岗上有了水 /231

相关链接04 诉说危厄 全家人痛哭流涕 /236

相关链接05 寻觅居所 从而结庐隆中村 /242

相关链接06 躬耕陇亩 日作夜读收成好 /246

相关链接07 深冬寒夜 论丰年快乐无穷 /252

链接七：受教水镜馆 学业名前茅

相关链接 01 负笈求学 难能可贵入名校 / 258

相关链接 02 执著向学 耍“小聪明”被开除 / 264

相关链接 03 勤工帮厨 疑似贪食汉鲤人 / 270

相关链接 04 急中生智 令偷吃者跪地求饶 / 275

相关链接 05 现场考试 故作睡觉为出师 / 281

相关链接 06 枫叶林中 好朋友谈笑风生 / 286

相关链接 07 抒发壮怀 言志向高谈阔论 / 291

链接八：学道灵山寺 毛璞终为玉

相关链接 01 往复担水 磨砺了无味兴趣 / 297

相关链接 02 深山砍柴 与鸟对话快乐无穷 / 303

相关链接 03 研磨墨汁 磨出来恒心耐心 / 309

相关链接 04 转学道义 泱泱藏书获新知 / 314

相关链接 05 学不专心 道观里面寻观了 / 318

相关链接 06 断却情痴 改过自新一如既往 / 323

相关链接 07 告别僧寺 永远牢记师傅教诲 / 328

链接九：除精却妖怪 三宝怀中揣

相关链接 01 国难当头 汉室社稷妖魔横行 / 333

相关链接 02 奸佞乱政 董卓原是殃祸妖精 / 338

相关链接 03 酒店打酒 目睹奇观何所为 / 344

相关链接 04 结识好友 仙人三蛟献法术/349

相关链接 05 志在降妖 顺藤摸瓜苦一人/355

相关链接 06 历艰越险 除却精怪获羽扇/359

相关链接 07 阻杀放生 得八卦又获鹤氅衫/363

链接十：决择沧桑事 辅刘三拒曹

相关链接 01 刘备访贤 徐庶显露头角/369

相关链接 02 小溪垂约 旁敲侧击拒张飞/374

相关链接 03 拒绝关羽 复拒重臣程仲德/379

相关链接 04 为成霸业 刘备亲赴卧龙岗/385

相关链接 05 曹操患病 典韦铸成弥天错/392

相关链接 06 设谋脱身 不见屈膝赔罪人/398

相关链接 07 决计下山 面对刘备考量再三/403

链接十一：情缘结伉丽 出山辅汉室

相关链接 01 嫂嫂选秀 弟弟置若罔闻/409

相关链接 02 猜谜赈济 人围中偶见奇女子/414

相关链接 03 抉择配偶 小叔嫂嫂争论不已/420

相关链接 04 抉择伉丽 求凰路上解考量/427

相关链接 05 识颜见才 不论美丑定终身/434

相关链接 06 嫂嫂作梗 有情人相互猜忌/440

相关链接 07 两相比翼 倩男拼伉俪丑伉 /446

相关链接 08 夫妻完婚 刘备以贺相请之 /452

相关链接 09 不拜天地 关键时刻论国事 /458

相关链接 10 延误婚典 逗得新娘喜笑颜开 /463

链接十二:招亲随出山 初师捷博望

相关链接 01 完婚下山 受命军师担重任 /469

相关链接 02 前赴荆州 为人献计遭追杀 /474

相关链接 03 风险途中 将古比今说服杀手 /479

相关链接 04 校场传令 猛张飞割发打赌 /484

相关链接 05 运筹帷幄 博望激战飞胜惇 /489

相关链接 06 犒劳将士 宽恕负荆请罪人 /494

相关链接 07 民者水也 转战不忘老百姓 /500

链接开启

大雨滂沱 洞天扑朔

汉光武王朝末年，朝纲混乱不堪，民怨四起，就连老天爷也不再助兴——已是连续三年暴紫着一张脸，直弄得半空里不见一丝儿云彩。或许是汉皇室觉得造罪民间多多，为行天意顺民心，到灵帝刘宏面南时曾几改年号，建宁改成熹平，熹平改为光和，接着又改做中平。然而改来改去，干旱总是不见好转，反倒赤地千里，坑裂沟竭，苗枯蒿亡！老百姓不禁发问：“这是怎么啦，莫非汉灵帝是条旱龙？要不怎么能会颗粒无收，让我们遭罪受孽啊！”

再也忍受不下去的百姓们终于自己想办法了，尤其处于东海之滨阳都郡内的人们，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于六月末的一个中午，天不怕地不怕地拥进城北关的龙王庙里，把浑身镶金的龙王爷爷往灼热的太阳地上一抬，前面摆着用泥塑成的全猪全羊大供，烧上香、点上箔，便跪在那里周武郑王地磕起头来。可是，在嗡嗡的哀告声中，反过来正过去就那么一句：“不当画画的龙王爷爷！您就给俺下点救命雨吧！”

消息不胫而走，将龙王爷抬到太阳下面祈天求雨的事儿很快就在民间轰动开来。一拨儿又一拨儿寻好求祥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往阳都……庙里庙外人山人海，熙熙攘攘。香烟紫雾萦绕，遮掩了大半拉天。

轰隆隆——咣咚！第九天未时，晴空突然响起数通霹雳，乌云随即由周边天际聚往头顶。不大一会儿，漫天犹如倒了墨水瓶一样黑。

“龙王爷爷显灵喽！”虔诚的人们激动得一边叩首一边喃喃不止地祈求着，“好好好，俺这里给您叩响头了啊，龙王爷爷……”

轰隆隆——咣咚！

伴随着雷吼，一通暴风喇地掠过，滂沱大雨就从天上泼泻下来。

人们如愿了。感激声、还愿声和着雷吼，于庙里庙外再次扬起。

可是，雨一下起来就没有个停，时间一长，反倒令平民百姓心烦！

天沉沉，雨茫茫，遍地水汪汪。

概因不能出行，无奈的人们不得不缩在自家的破露屋子里，干瞪着俩眼，望着滂沱的雨柱犯呆。

突然，在那倾泻的雨柱间，朦朦胧胧显现着一片锅盖大小的蓝天！

人们无不诧异：“怪啊！云雨横行常有事，可从没有见过在这倾盆大雨的天气里，会出现一片金灿灿、蓝丝丝的云窟窿，奇观奇观呀！莫非今后又要灾难横生？否则就是要出什么大人物了……”

一代英才诸葛亮（上部）琅琊少年





与此同时,在阳都郡的西南山乡——葛家庄村东头的一座四合大院里,有姐弟三人倚立于屋门口,也在出奇地观望着雨柱间那片朦胧的云窟窿,心里念道着:不当画画的老天爷爷,给个吉兆吧,一定让妈妈平安多多哦!可就在此时,半天空再次滚过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夹带着一个女人悲怆的哭泣声与一个男人急不可耐的斥责声,断断续续地传出墙外,回荡在雨地上。

“呜……”

“哭哭哭!你说说,你一直哭个啥耶?看看你把那上天哭得,大雨横行不讲,还哭得云雨间出现一片蓝不丁丁的云窟窿!唉!也不知道是吉是凶,是好是坏?我看你这哭的劲头呀,非得哭出个……”

“非得哭出个啥?你说!呜……我才不管它天上出什么蓝天云窟窿的。为了您,为了您诸葛家,我就是要生……”

“好好好,你生吧,你就生好了。可你甭难受得瞎喊啊!而我今天还是要讲,在几个月以前,你要是按我讲的,早早地吃些药,把孩子弄掉,现在你也不会这么痛苦难耐了噢!可你就是不听,非要生。我问你,难道说当个娘们家就知道做月子生孩子不成?哼!好生,好生你不脱成个老母猪!”

“你老公猪,你老公猪!”哭泣中的女人狡辩着,“我咋个会不生?我为啥要生?呜……生,还是生,我就是要生,我就是要生!”但转瞬间她又嚎叫开来:“哎哟哟,疼死娘了呀!我的孩哎,娘求你了,你甭再在娘肚子里折腾了,娘实在是受不上了啊……”

“看看,不听我的话,这时可教你好受了吧!”

“我愿意,我愿意!就是死了,我也非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不可!”

“好……你就生好了。不过,我这是看着你身体有病,在为你担心哪!”往下,男的则无奈地道,“唉!既然已经到了这般时候,不让你生也没啥好办法了啊!”

“呜……”女的听了,越发觉得委屈,哭声越来越大,嗓门子也高了,“你不要再讲这些了,我全都考虑过,哪怕把孩子给你生下来,随时就让我断气……”

“你……给我闭上你那张不饶人的嘴行不行?你也甭给我再说这些倒霉丧气的话……我这里求你了,我的夫人哎!”

“呜……为了你,为了您诸葛家,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想想看,您家原来居住在哪?为啥后来要逃往这里受累,还把自家的姓氏给改了?说啊,你给俺说说啊!呜……您家原本姓葛,可现在为啥改做复姓诸葛呀?因此,我作为您的妻子,就非要为您生个三男二女不可。我这是为了兴旺您诸葛家的门庭啊!你知道吗?”其间,她悲愤得稍歇息了片刻,接着又絮叨起来,“再说,我可能会不生吗?您就没有想想,是自己脱下泰山郡郡丞官袍摘掉官帽子的呀,可您回到家来,总是忘不掉自己是汉廷的一个命官,尤其忘不掉自己过去在泰山郡任上所做的一些个往事,时常将自己折磨缠搅得思想不能清静,以致发怒。而为了发泄不快,您总是把您那怒气使劲地朝俺身上出。呜……您给俺说说,我咋会不生?我还咋光考虑我这条不值几个钱儿的小命啊……”

“好了,好了。”男的觉得所讲全是实情,接着即自怨自艾地一连声哀告道,“我的祖奶奶——夫人也!你甭再唠叨啦,也甭再揭我的疮疙瘩了,算我诸葛圭没有出息,我没有出息行不行,夫人!”



原来是曾经任过泰山郡丞的诸葛圭和怀孕的夫人章氏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上，于大雨天在他们那四合大院的卧室里争吵呢！但说章氏夫人怀上这个孩子，一是出于男女之性迫不得已；二是根据诸葛氏家为躲避灭门之灾而到处流迁的情形，她还真要下决心为诸葛圭生个三男两女，以壮诸葛门庭。她已经生有两女一男，大女儿兰兰，二女儿圆圆，老三是个男孩，取名谨儿字子瑜。她现在怀着的是第四胎，希望生下来仍是个男孩。然而，她身体虚弱，脸色蜡黄，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足月时候还不生，但若真要生下这个孩子，说不定还真如她的男人所讲，有性命危险！可她还硬是要生。已经临月要分娩了，埋怨还有什么用？至此，女的再没言语，只管呜呜呜地在那里一个劲哭。好男不与女斗。无奈的诸葛圭强按心头火气，也不再吭声了。

东厢房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哎哟！”突然，才刚刚安稳下来的章氏夫人，一边拧缠她那笨重的身子，一边嚎叫着，“哎哟……娘的亲儿哎，难道说你非要把为娘折腾死不成啊？你……”

看样子就知道是将出生的小宝宝在娘肚子里踢腾着，直逼得章氏夫人的那个大肚子不是这里一弹就是那里一鼓的，宛如一条魔龙在里面胡乱翻搅抖动。章氏欲翻动翻动身子稍释疼痛，然因身体笨重，动弹不得。她只好紧闭两眼，上牙咬着下唇，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微岔两腿，任由小儿搅动。

诸葛圭看了，又疼又怨，但见章氏难受无比，嘴张了几张又把话咽回肚子里。

“老爷……”丫鬟张云儿甚是着急，一边往屋外面推诸葛圭，一边相劝道，“您还是快回上房屋歇息去吧，这儿有俺几个在。您还是快快走吧，老爷！”

诸葛圭想想也是，扭头叮嘱丫鬟张云儿等说：“好好好，你们一定要好生照顾夫人啊！”抬腿踏进屋门外的雨地里。随后，张云儿即七手八脚地为章氏夫人收拾起来。接产妈妈不为所动，依然双手合十，在默默祈祷。

兰兰、圆圆、瑾儿仍然倚立在屋门口好奇地望着漆黑的云空与那片镶金边的蓝天，至于屋里面的大人们说些啥，却浑然不知。可是，当发现爹爹赌气地从他们面前走过时，都赶忙朝里屋跑去，看着娘亲在勉强的支撑着，都在心中捏了一把汗。

诸葛圭本来就满腔忿怨，等回到上房屋，半躺半坐于椅子上，双眼盯着房上的椽子，在满脑子翻江倒海，回忆往事，越发地不高兴。

和其他地方一样，两年前，泰山郡到处一片混乱。郡太守自作聪明，认为光武皇帝创建的汉王朝大势将去，便乘机贪污索贿，搜刮民财，致使黎民百姓怨恨四起，群起而攻之。府太守担心祸及所辖各郡县，以稳定大局为由，上奏朝廷，罢免了泰山郡太守的官职。郡太守之职空缺，时任郡丞的诸葛圭被推上了左右泰山郡全局的位置上。诸葛圭四十又三岁，年富力强，见多识广。他以泰山郡黎民百姓为父母，凭汉王朝的律令条例拨乱反正，惩治贪官，剪除污吏，整不法，除恶棍，暂平时世，大快了人心！一时间，诸葛圭刚直不阿、秉公执法、爱民如子的称颂即在民间流传开来。可是，有一件事却激怒了府衙，即府太守的外甥王二愣因犯奸杀罪被处决一事。诸葛圭面临被免职降职，或调遣远方他乡任职的不幸下场！为此，饱受世态炎凉洗涤的诸葛圭便主动地采取了挂冠还乡的下策，回到上几代就在琅琊阳都郡山乡安营扎寨的葛家庄居住下来，过起半隐居的平民生活。也是受正统思想熏陶太深的缘故，一年多来，诸葛圭在思想上并不多么轻



松,他时常在为汉室江山担忧慨叹,尤其愤恨朝廷中外戚与宦官明争暗斗,争揽朝政,为加强本帮派本集团的势力,皆欲把皇帝当作手中随意玩味的工具,两年三茬地任意更换天子,闹得群龙无首,人心惶惶。远离朝廷的各地地主豪强视此等情景而不见,更加为所欲为地扩展自己的统治地盘,拟用名目繁多的砝码,随意派收钱财粮饷,扩大兵役,拉夫充军,将沉重负担无情地压给了广大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再瞧瞧自己已经衰败下去的家,眼看着夫人就要分娩,再添人丁,负担加大,国事、家事一起袭来,令他胸中似沸水,像油煎!

轰隆隆——咣咚!

一连几通电闪雷鸣,漫天乌云被划得七零八落。紧接着,霹雳啪啦的白霜雨把院子砸得遍地是坑,不一会儿便积满了水。

一向顾怜贫民百姓的诸葛圭起身去至门口,面对着满院子的雨水,不由得在心中赞道:“好好好,季节虽已来在七月,但为时还不算晚,不晚哪,这一来不知道能让多少贫民百姓不死噢!”他心里装着黎民百姓,竟把要分娩的妻子忘在脑后。他回过身去,坐在椅子上,眯起了双眼,全然一副无愧于大汉朝廷、无愧于大汉江山社稷、无愧于大汉王朝条律的样儿。可是,等他慢慢合住双眼时,一个令人振奋的场面又出现在他的脑际。

泰山郡衙大堂威严肃穆,郡丞诸葛圭验证了罪犯王二楞的身份及其所犯罪行后,伸手即抓起了狼毫笔……

“府太守快函到——”此时此刻,忽然由大堂外飞进声声快传。

师爷急忙跑出询看,回来后呈上一封信函:“请大人过目!”

无奈的诸葛圭只好暂时放下握在手里的笔,细看信函,只见下首写着“府太守”的字样,眉头顿时就拧成了疙瘩。信中写道:

“敬乞郡丞大人!本府之好兄长,为弟打扰了。但说该郡所报奸淫杀人一案,经细看详酌认为,乃民间情夫情妇斗嘴而殴致死,理当以法严惩,怎耐案中所称罪犯王二楞,乃贵郡之小民刘淑花的一个不争气的独生子,也是本小弟的一个亲外甥。说到此,我倒要代外甥向兄长请罪了!都怪家妹刘淑花教子不周,及至如此。唯望高抬贵手,网开一面,饶他一命不死!倘若郡丞大人能将此案压住,速速私了,本府定保郡丞兄长官升一级,到那时你我同朝奉君,实可谓真正的仁兄仁弟了。但是……”

已经憋了满肚子火的诸葛圭再也看不下去了,把信函朝桌案上一扔,将手在上面狠狠地一击道:“王子犯法尚与庶民同罪,此等搅扰黎民百姓、奸杀弱女子的恶棍无赖,不杀岂能够平民愤?”说着,他重又抓起狼毫,在罪犯的名字上划了一个红圈圈儿,接着从签筒里抽出一道令牌,便丢在堂前:“待到午时,将人犯压至刑场,斩首示众!”

轰隆隆,咚——

迅雷挟迫着暴雨,将诸葛圭得意的回忆震了个一干二净。他随时直起上身,面朝门外,瞪着漫天的云雨和那云窟窿犯呆。

“不好!在这等天气里,天上竟出现那么一片蓝不丁丁的云窟窿,一定不是什么好征兆!而我从来没有办过什么丧天害理的亏心事,莫非夫人她怀着的那个孩子是不祥之兆?罢了罢了,夫人她就是把孩子生下来,我也是决计不再……”

链接一：金样玉样身 依旧没福人

相关链接 01 天降地生 克死娘亲的星

东厢房内，阴霾之气笼罩，死神步步威逼，紧张恐惧充斥。

也真是，未降生的婴儿来就来吧，可你折腾你的娘亲干什么？看他在他娘肚子里欢跳得，片刻工夫也不停，要不在左面弹腾一阵，要不于右边踢腾一番，令章氏夫人有气不敢来回，呻吟喊不出声，嚎叫张不开口，疼得她浑身颤抖，黄豆般的汗珠由额头上直往外冒。丫鬟张云儿守在旁边，看看那种难耐的样，紧张得在一把把地为痛苦中的夫人擦着汗。兰兰、圆圆、谨儿三人的眼中满含着泪花儿，在不住嘴地小声叫着娘。无可奈何的接产妈妈一直面对着南海老母的画像，在喃喃祈祷、哀告，乞求保佑章氏夫人平安分娩，母子两人安然无恙。

轰隆隆——咣！

七月二十三日中午时分，数道燎花人眼的电光闪烁，其中一通巨雷由漫天乌云中甩于雨地上，丢进了四合大院。房屋摇摇颤颤，物件哗哗作响。兰兰和圆圆不免害怕，喊叫着娘即趴在了床边；丫鬟张云儿胆怯得在房内也斜了几圈儿后，紧张地叫着夫人；接产妈妈站在那却依旧无动于衷。

轰隆隆——咣！又几通闷雷在天庭震炸作响。乌云夹杂着暴雨，把那片蓝丝丝的云窟窿遮盖住了。

“哇……”突然，一声响亮的幼儿啼哭压抑了雷雨的嘶鸣，冲出房门，越过院墙，在空旷的天地间回荡。一个幼小的生命降生在人世间。

“夫人生了！”又喜又惊的张云儿催叫个没完，“快，快快来接孩子呀！”

接产妈妈立时去至床前，一边收拾一边笑道：“好，好哟，恭喜夫人，还是个带把把的小子哩！”随后，她用心将小儿包裹好，把他偎倚在章氏夫人的身边。

因为流血过多，章氏夫人并不理会，只是将头稍侧了侧，饶有声息地催促道：“快，快去叫……快……”

心领神会的张云儿随答应道：“知晓了，夫人！”扭头即催促诸葛谨说：“子瑜，快，快叫爹爹去。”

高兴的诸葛谨应声出门，一边跑一边打雨地里喊叫道：“爹——俺娘生喽，娘给俺生的还是个小弟弟呢……”

岂料，章氏听了子瑜的喊叫声，反倒在心中不悦了。她勉强地侧了下头，赶忙又补上一句说：“快，快去把谨儿给叫回来，别让他在他爹爹面前胡诌的好！”

张云儿不免有些为难，眼盯着兰兰和圆圆俩道：“咋，要不您俩也去？记住，见了爹





爹一定要把话说好!”

“嗯!”兰兰、圆圆转身出门。同样,心急火燎样的姊妹俩一出门便喊叫起来,“爹!快些吧,您快些来看看俺娘吧……”

其时,诸葛圭与儿子诸葛瑾正冒着劈头盖脑的大雨踉踉跄跄跑来,同跑往的兰兰、圆圆俩不期而遇。砰!水母鸡样的四个人一下子碰了个满怀。

“你俩……”满头脸雨水的诸葛圭张口问道,“快说说,您娘现在怎么样?”

“爹!”兰兰和圆圆也不知道讲些什么好,一边抹拉脸上的雨水一边催促说,“雨下这么大,您还是快去吧,爹!到跟前一看,您就全知道了。”

本来,儿子诸葛瑾来叫时都没有给说个所以然,现在她们姊妹俩同样闭而不讲她们的娘生的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诸葛圭不由得就来了火气,而不耐烦地愣在了那里。

“爹!你这是怎么了?”兰兰伸手拽住诸葛圭的衣襟,一边让走一边解释着,“娘给俺生了个小弟弟!可她……爹,您还是快些去看看俺娘吧!”

“真的,爹爹!”诸葛瑾这时才实话实说,两臂一伸,搂抱住诸葛圭的双腿即撒起娇来,“爹!俺有个弟弟好哦,有弟弟给做伴玩耍,真是太好了啊!”

“滚!”怒火中烧的诸葛圭愤愤地掰开儿子的两手,撒腿头前走了。

东厢房内,小儿哭啊嚎的一直没有个完。甭看他人小,可哭起来还真能搅和得天浑地暗,而且在他那皱巴巴的小老儿似的一张脸上,泪水还真没有多少,一张窟窿嘴张得挺大挺大的,哭嚎的声音犹如屋外面云雨中的吼雷。说实在的,刚刚生下来的小儿哭嚎是常事,不哭不嚎反倒令大人害怕了,但只要没有什么病,那就一定是他对自己来在世上的欢呼。章氏就不同了,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喘着粗气,脸色煞白。

接产妈妈和丫鬟张云儿俩都有点后怕,一个在那埋怨道:“这大雨天的,夫人临产,看来老爷还真放心啊!”而另一个则在那盼愿说:“也真是,老爷您还是快快来吧,快来吧,老爷!”

就在此时,诸葛圭一步踏进了东厢房,看着章氏那张蜡黄的脸和一双半睁不睁的眼,心不由得就提到了嗓子眼上,等三两步去至床前,无比爱怜地叫道:“夫人……”

处于恍惚之中的章氏听了丈夫的呼唤,甚觉欣慰,激动得勉强睁开双眼说:“老爷!为妻知道,你不喜欢我再生这个孩子,可他已经……”

“不要再说了,夫人!你要坚持些啊,一定要多珍重自己的身体才是……”满眼泪花儿的诸葛圭本想进行一番安慰,可是看着面色憔悴的妻子,已经预感到她在世上的时日没有多少了。现在,他除了痛苦,就是后悔。他后悔自己没有很好地照顾她。

“老爷!你……”章氏挺了挺精神,“看看你,难受个啥也!我这里不是好好的吗?好了,为妻要你为来只为一件事,就是无论如何困难,你都应该想法把这个孩子拉扯大才是。他可是咱诸葛家的第二条命根儿啊!”越说越觉屈的章氏满含两眼泪水,泣溜着道,“为妻求你了,老爷!”

听了夫人发自肺腑的乞求,诸葛圭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其实,他也并非真的嫌弃这个刚刚来在世上的孩子,如果养活得起,他还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三男二女的父亲呢!何况他现在才仅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然而天不容人,由于生活的重负,他对自己的女人不得不再责难。



“老爷子啊！”接生妈妈突然在旁边插话了。为了孩子的降生，她整整折腾了三个白天两个晚上，自恃有功，就高声大噪地朝不高兴的诸葛圭吹捧起那个小儿来，“这可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喜事哦，今儿不说别的，单就您这个儿子生的时日来讲，就不一般。您想想看，天下着大雨吧，还在那乌云翻飞雷鸣闪电的云天上出现一片蓝丝丝的云窟窿。按讲嘛，您这个小儿可谓天降地生哦！不信您就看看呗，看看您这个儿子长的，还有他这小身子，玉坯坯金饽饽样……”

“看你胡诌个啥呀？什么天降地生，玉坯坯金饽饽的？你还有完没完啊？”

“我……”默不作声的接生妈妈呆在那了。

屋里面再次出现一片沉寂。

还是诸葛谨打破了沉寂的局面，他望着刚刚出生的小弟兴奋地道：“嘿……还真是啊，爹爹，俺弟弟就是玉坯坯金饽饽样！弄不好还真如老妈妈讲的，敢情是天上出那片青天云窟窿的缘故，说不定我这个小弟弟还真是天降地生呢……”

“你……小不点的，也掺和进来瞎胡咧咧个啥呀！快给我闭上你那张臭嘴，滚一旁去！”

“您甭再吵孩子了，诸葛老爷子！”接生妈妈可不管诸葛圭在想些啥，尤其是听了他的大儿子讲的那些个话，大有借口地接着又道，“说实在的，老婆子俺接生不知有多少回了，见过的小儿不少，可从没见过像您这个儿子的样，不但长相好，小身子还真是玉坯坯金饽饽样！让我看呐，您诸葛氏全家人都应当为有这样一个富态可爱的孩子高兴才是！特别是老爷子您，尚在年壮就儿女满堂，到老哟必定有厚福可享呢！为此，老妈妈我这里恭喜您又得贵子一个。”

“那……如此讲来，我也不怕外人笑话了，干脆，就给了你抱养好了！”有些郁郁寡欢的诸葛圭随即抱起小儿，递过去说，“你抱走好了，待他长大了，好给你养老，送终！”

接生妈妈不得不顺手接过孩子，但看了眼诸葛圭那种极不乐意的样，只觉自己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满屋子的人全是一片无奈。

“哇——”谁知，小儿此时竟来了牛劲，小嘴一张，就可劲地嚎啕开来，而且脚蹬手挠不止，真像是要把在场的所有大人们给踢开赶走，要将他的老爹一脚踢回到上房屋里去，要把将被赶走的为自己生来人世辛苦了三天两夜的接生妈妈解脱一样。

“嘿……”接生妈妈想了想，突然冷不丁地笑道，“诸葛老爷子说话可当真？这么一个富态可爱金玉一样的孩子，您真舍得？等长大了，万一他将来当个大官儿什么的，后悔都无法挽回哟！再说呢，这世上当权者历来男人。依老婆子我看哪，夫人她给您生这个小子，不是什么坏事！”

“哇……”小儿并不知晓大人们在讲说什么，但此时哭闹得越发厉害，或纵腰，或翘臀，犹如一条粘鱼，嗷嗷嗷地弹腾不止，无论怎样哄都哄不住。

接生妈妈只好一边呵哄，一边嘱咐着她前面说过的一些个话。本来就火冒三丈的诸葛圭听了越发的气急，抬手指使丫鬟张云儿说：“你把孩子给接过来，快去弄俩钱，打发她走好了！”

张云儿怎敢怠慢，转身去到里间屋拿了些东西回来，一手接过孩子，一手将银子递